

火车向前

□王吴军(河南中牟)

在没有坐过火车之前,我一直觉得火车是一个无限神秘的世界,那么一大串庞大的铁盒子,在大地上来回呼啸、奔驰,令人担心。后来,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坐火车,对火车熟悉得闭着眼睛都知道到哪个站了,才对火车的认识由感性进入到了理性的境界。

记得有一个浪漫的诗人写过一首温暖的诗,叫《开往春天的火车》,我读了好几遍,在柔美的诗句里,火车在春天里行进,柔软、诗意多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翻阅报刊的时候,忽然发现火车里谈情说爱、浪漫邂逅的故事非常多,报纸上报道的选择到火车轨道上自杀的人也不少。爱情和死亡,难道这就是火车冥冥当中注定的宿命吗?一个青春靓丽的女明星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兴奋地说了一句:“火车上可是个最容易发生爱情的地方。”按照这种说法,我每次坐火车时,起码一天也得见证几个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但是,我在火车上却没有遇到过爱情故事,可能是因为我每次只顾看窗外的风景的缘故,和爱情错过了。以后坐火车我不看窗外的风景了,我要聚精会神地等待爱情,说不定火车上的浪漫爱情故事哪天也能发生在我的身上。

昔日曾经有一位闻名遐迩的台湾女作家,名叫琼瑶,她曾经写过一本书,是一本言情小说,书的名字叫《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觉得这个书名用来形容火车里来往的乘客非常合适,车厢里,人们时而拥挤不堪,到了站又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火车上的爱情难道就是在拥挤时的那段时间内产生的吗?

我常常想,火车里那么多人,他们从哪里来,到哪一站下,走出火车后的第一个表情会是什么样子。就像电影里的情景,在火车里虽然拥挤,但大家仿佛都是一个表情,严肃、沉默、若有所思。虽然外面有火车奔驰的巨大声响,但在车厢里,却是一个静谧的世界。有人把工厂、学校、超市形容为一个小世界,我觉得火车也是一个小世界,而且是一个集散最快的小世界。同处在一个车厢的时候,大家呼吸着一样的气息,如同在黑暗中一起生长的精灵,一旦见到了阳光,有的成了蝴蝶,有的却成了飞蛾。

其实,火车里的空间和生活的自然一样辽阔,想遇见一个认识的人,很难。可是,也有意外的时候。那天在火车上,我竟然惊讶地遇见了一位小学时的同学,还好,他还记得我,立刻就叫出了我的名字。火车到了一个站点,他要下车了,临走时他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在他跨出门的时候,还叮嘱我有时间给他打电话。然后,火车继续呼啸向前。我会给他打电话吗?我不知道。

火车有时候也需要赶时间,开得飞快,不过,火车大多数时间是在不紧不慢地悠悠前行,尤其是在山区的单行轨道上,速度更是优哉游哉。

我有很多次坐着火车从外地回家,被晃悠得昏昏欲睡。有一次,当我在火车的晃悠中睁开眼时,见对面竟然坐着一位长相甜美的女孩,二十多岁妙龄,看着我昏睡的样子,她在悄悄地笑,让我感到有些脸红。

火车一直朝前行驶,一直行驶到或远或近的地方。人也在一直朝前走着,一直走到或远或近的地方。不论走得是远还是近,火车总是有自己的方向,人也应该有自己的方向。

五棵银杏树

□李人庆(河南鲁山)

秋天,是树木的另一个春。银杏,是这个季节最光彩夺目的树种,一棵棵像是穿上了一件橙黄透亮的舞裙,每一个叶片都闪着金灿灿的光,优雅、美丽,风姿绰约,与众不同。文殊寺内的五棵银杏树,也成了这个季节一道最摄人心魄的风景。

那是五棵树龄2800多年的银杏树,伟岸、挺拔、俊秀。粗壮的躯干直插苍穹,虬枝盘错,叶茂果稠,巨大的树冠像一朵朵金色的祥云,将整个寺院笼罩在了一片雍容华贵中。暴突在地面的根须巨蟒一样四处爬伸,最终深扎进脚下的泥土。让人心生敬畏和感动。面对着苍劲有力的古银杏树,仿佛能听到心灵与2000多年生命的对话,感受到自然的伟大和生命的力量。

银杏为落叶乔木,又名白果,最早出现于3.45亿年前的石炭纪,是仅遗存于我国的珍稀树种之一。独一无二的扇形叶片加上二叉分支叶脉像一幅柔美的画,历经亿万年的物换星移也不改变,素有“活化石”之称。银杏在植物界就是个异类,雌雄异株,风媒传粉受精后才能结果,据说在结果前是无法区分性别的。这也意味着你种下去的种子要等到几十年后才能知道它是雌是雄。可能正是因为从播种到结果要历经漫长的时间,所以,银杏还有个别名“公孙树”。

银杏树树形优美,材质细腻,果实和叶子均有很高的药用和食用价值,还具有耐污染、抗烟火、抗尘埃等功能,可有效净化空气,减少大气层悬浮物含量,提高空气质量。银杏这些特性使得这一物种在近百年间又重新回归到了数百万年前消失的地方,成为世界许多地区常见的行道树和观赏树种,在郭沫若的散文名篇《银杏》里,被称之为“东方圣者”“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碑”。

文殊寺坐落于鲁山县境内海拔1112米的庵窟陀山,又名“庵窟陀寺”。这里背依青山,门迎绿水,四周群山逶迤,凝绿耸翠,茂林修竹,飞瀑流泉,风景旖旎,传说因文殊菩萨当年授徒于此并福荫当地百姓而得名。据清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重修文殊庵庵窟陀寺碑记》所载:“鲁邑西南偏山坳之间,旧

有文殊庵窟陀寺,白云为藩,青嶂为屏,绿竹映阶,银杏封宇,即古之丹邱殊林无以过之。考前明所载,此寺创于至正四年……”

银杏是著名的长寿树,寿命可达3500年之久,很多千年古树和这里的银杏树一样生长在寺庙周边,和人类文明有着很深的渊源。文殊寺内的五棵银杏树为三雌两雄,分前三后二两排。前排三棵居于寺院正中,两雌一雄;后排两棵一雌一雄,立于大殿左侧,为国家一级保护古树名木。这五棵有着“银杏王”之称的银杏树和千年古刹文殊寺交相辉映,相辅相生,每日吸引着众多香客游人慕名而至,成为文殊寺最生动最有灵性的表情。

五棵银杏树中最大的一棵当为前排右侧的第一棵,雄树,树围达82米,需六七人手拉手方可环抱。紧邻而生的是一棵婀娜多姿的雌树,远远望去,就像是一对令人称羡的情侣,枝叶相连,与并排而生的另一棵雌树,左右对称,融为一体。让人欣喜而惊奇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东侧雌雄两棵树的中间,竟生长出了一棵小树,亭亭玉立,自由自在地生长在父母的怀抱,俨然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

无数年风云变幻,几多次日月轮回,文殊寺几经翻修,唯独没有动的就是那五棵参天巨树,任风雨雷电、霜花雪寒,始终傲然挺立,笑对苍穹,一路走过2000多年,成为一座岁月的雕塑。它是一个活着的生命,在不停地采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吐故纳新,暗记流年。

没有银杏树前,我想这里一定是寂寞的,荒凉的。因为有了树,这里有了寺,这里有了香火,有了人气,有了小村,有了一代代的人。银杏树和身边的一棵棵不同的树种一起抱着共同的信念,把根深扎泥土,把枝叶高举过头顶,用绿色护佑着山河无恙。银杏树是美的,立足之处,维系一方生态,造就一方美景。它从不索取,却毫不吝啬地回馈我们以绿荫、清凉、氧气和果实,还有蓝天、白云、溪流淙淙。这种美历经2800多年的洗礼,看着它,哪怕只一眼,就无法从心中抹去。

滴水藏海显清志

——读林清玄

《一滴水到海洋》有感

□杨丛(云南红河)

生如微尘,难免为普通平凡而自卑,为世事纷扰而困惑,但轻轻合上《一滴水到海洋》最后一页,我的心仿佛打开一扇窗,一下变得开阔明亮、乐观豁达。

《一滴水到海洋》是台湾作家林清玄先生的散文随笔集,全书共收入27篇经典作品,题材涉及个人情感、社会观察、童年回忆和禅者慧语等领域。在这些作品中,先生以一颗禅者的心,带着我们悠然走进质朴的生活世界,感受着别样思考的美好,激发起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

探寻人生的意义,是先生一生的追求,本部作品也一样。先生以灵性飘逸的文字、质朴生动的事例、精妙智慧的议论,直指读者的困惑,拨亮了迷茫的心灯。

这一类作品中,《乐为布衣》无疑最有代表性。受社会风气的影响,朋友和粉丝热情鼓动先生参加“立法委员”竞选,可他无动于衷,还以“布衣”怡然自得。因为在先生看来:“能从政为官是很好的事,但甘于做平凡的老百姓也是很幸福的。因为每一个人各安其位、人尽其才,以他的资赋来努力工作,都是最好的途径。”的确如此,生活中,很多人都习惯了争名逐利、不安其位,但出类拔萃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对普通大众来说,安于其位,求真务实,做到极致,才是真正的“王道”。

在指导行动实践方面,先生也有精辟的看法:心存阳光,踏实行动,供养着生命的所需,也创造着生活的美好。反之,则是人生的悲剧。如在《步步起清风》中,先生描述了法演与弟子在返寺途中由灯灭感悟佛理,以及马祖禅师对几位农民点拨的故事,生动而深刻地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代替我们走过苍茫的夜路。我们的脚下虽是方寸,但方寸自有乾坤。因为在追寻梦想的路上,自强不息,心伏脚下,每一步都在接近天涯。

而在《一步千金》一文中,先生讲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民间故事: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因为无饭吃而饿死。追溯原因才发现,他有人问福报,又有文才武略,但懒惰成性。因此先生感叹:不肯踏实勤奋地生活,连最基本的“每一步”“每一锄头”都不愿去做,那么,即使埋在最近处的“黄金”也不能拥有!这对于那些好高骛远、好逸恶劳的人,无疑是很好的警示。

当然,对个人修身养德,先生也有超然的感悟。在《去做人间雨》中,表达了乐于奉献、造福人间的远志;在《上善若水》中,表达了淡然面对失意,学会发现生命美好的期待;在《休恋逝水》中,表达了心存大我,以平常心看待角色地位改变的坦然……细细读来,都感觉余味悠长,让人怦然心动,深有教益。

茫茫人海,注定了许多人将永远普通平凡,但即使是“一滴水”,我们也可以勤修身,弃小我,存远志,以大海般的能量生活。就像先生所言:“以清澈之姿,一起向大海奔流,只要常保一片清澈的心,相信有一天能流到纯净的大海洋!”

